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三千六百四十五

史部

史記卷六十七

漢

太

史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

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孔子家語亦有
七十七人唯文翁孔

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索隱論語二曰言語三曰政事

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

集解馬融

曰子張才過人過失於邪僻文過參也魯

集解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

集解何晏

曰愚直

由也嘆

集解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反曠索隱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悞也正義反音畔又音岸

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億則屢中

集解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遺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

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子於衛蘧伯玉

集解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

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集解大戴禮君

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閼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

集解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

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

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集解駟案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
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
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
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自臧文
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
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
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
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
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
伯夷叔齊之行忠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
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
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集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顏淵問

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索隱衛瓘字伯玉晉太

孔子曰賢哉回也

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

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

一簞食一瓢飲

集解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集解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

不改其回也如愚

集解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集解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集解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

是行正義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駁二卷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

蚤死

索隱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

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

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集解王肅曰顏回能使門人為孔子胥附之友

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集解何晏

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集解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集解陳羣曰
言子騫上事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索隱

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

如有復我者

集解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必在汶上矣

集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

集解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

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集解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

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集解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集解孔安國
日莫尚乎敬

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

集解包氏曰在邦為
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孔子以仲弓為

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集解包氏曰可使南
面言任諸侯之治

仲弓父

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集解何晏曰犁雜文
辟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
欲以其所生犧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

不害於

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

集解鄭玄
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集解孔安國

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

吾不知也

集解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路仁乎孔

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

集解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

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

集解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解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

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集解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家語仲由一字季路亦云

是人也

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獫豚

集解駟案冠以雄雞佩以獫豚二物皆勇士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

索隱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

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

孔子曰先之勞之

集解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

勞請益曰無倦

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

子路

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

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集解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若親失道國家

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解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所

聞不得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集解孔安國曰片猶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集解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

材

集解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

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

集解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

衣敝縕袍

集解孔安國曰縕枲著也

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

集解馬融曰升我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

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

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集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子路為蒲大夫

索隱蒲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集解駟案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

以比衆

集解駟案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

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蕡賾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費賤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

索隱

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

費賤乃與孔悝作亂

索隱左傳刪賤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

於廁彊與之盟而立蒯

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

公出公奔魯而費賤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

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

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

造費賾費賾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費賾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費賾懼乃下石乞壺麤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

集解鄭玄曰魯人

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

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集解馬融曰周書月

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

食肯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

集解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

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

集解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

也

集解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集解

包氏曰朽腐也 異土之牆不可圬也

集解王肅曰圬墁雕琢刻畫也二者喻雖施功

猶不
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集解王肅曰言不足以明

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

索隱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

與田常

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闢止字子我而

田闢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

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年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

集解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

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集解孔安國曰言汝

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集解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殷周曰簠簋宗廟

之貴器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

集解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集解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又問曰

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集解鄭玄曰怪孔子所至

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集解鄭玄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詣何如孔子曰可也

集解孔安國曰未足多也

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

集解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

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索隱公孫龍也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

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

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越絕書
其泄字作淺其

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

主破國以尊臣

集解王肅曰鮑晏等帥
師若破國則臣尊矣

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

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

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
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
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
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
嘗與越戰接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
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

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

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
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
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
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
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
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
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
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王劭
按家語越
絕書並無此五字
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

集解駟案
徼結堯反

王肅曰 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因於晉而王

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効

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

集解駟案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

有本作棘恐誤也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

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
東海後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
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
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
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缺音
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
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

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左傳黃池之會

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

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

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

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

戮其相

索隱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
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索隱

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貲

集解駟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
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

也索隱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

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

索隱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

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

正義括地志云

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城邑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

孔子過聞絃歌

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集解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

集解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集解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

孔子曰二三子

集解孔安國曰戲以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解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

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

集解駟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

少

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綯

兮何謂也

集解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

子曰繪事後素

集解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

集解何晏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禮故曰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集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

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集解孔安國曰

言俱不得中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

集解明道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孔子既

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

室學堂在也正義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

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

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

神祠今為魏文侯師

索隱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

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

之咨問其子死哭之失明

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

索隱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

字子張少孔子四

十八歲子張問于祿

集解鄭玄曰于求也祿祿位也

孔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

集解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

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集解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

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

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集解鄭玄曰
二千五百家

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集解包氏曰衡輶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

倚於車輶子張書諸紳

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家必聞

在家必聞

集解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集解馬融曰常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集解馬融曰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集解馬融曰此言佞

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及家必聞

集解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

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

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金尚猶

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猿提三尺駢轂百乘然猶

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謂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璧渡河陽侯波

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

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

武城人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已受業而退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

集解包氏曰言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

索隱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家語子羽有君子之

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

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

集解孔安國曰魯人正義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虧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虧字從音呼宓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少孔子四十九歲

索隱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

孔

寫誤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集解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

安得此子賤為單父宰

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行而學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家語云不
人所兄弟者五人所友者十人與此不同齊所父事者三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

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

集解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

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仁乎

集解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

集解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孔子卒原憲亡在

草澤中

索隱家語云隱居衛

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

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

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

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索隱家語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

孔子曰長可妻

也雖在累紲之中

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繫也所以拘罪人

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

集解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

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蓋居南宮因姓焉

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

集解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

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

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

集解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容出孔

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集解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

有道不廢

集解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集解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集解駟案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

故子特賞歎之
亦見游俠傳

曾晳字晳集解駟案歲音點孔安國曰晳曾參父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集解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

爾嘆曰吾與歲也

集解周氏曰善歲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集解駟案音遙繇音由

字路路者顏回父

索隱家語顏由字路回之

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父子

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正義孔安

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字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

行

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具
俱反

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駢

集解徐廣
音寒

臂子弘

正義駢音汗顏師
古云駢姓也漢書

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

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

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集解駰案矯音橋疵自移反正義漢書
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

正義豎音時與反周豎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

正義

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

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

羽傳齊人田

子莊何

正義儒林傳云
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武人

集解徐廣
音邪

王子中

同

正義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
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同傳菑川人楊何

正義

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

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宿縣二十三里邱亭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集解包氏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

集解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胃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僂

者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集解孔安國曰疾其以給

漆雕開字子開

集解鄭玄曰魯人也正義家語云蔡文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集解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

究

孔子說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

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家語有申繩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

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憇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

集解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憲子路也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集解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集解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集解孔安國曰訥難也

曰其言也訥斯可謂

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

不難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集解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

來學常憂懼故

也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

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

集解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

集解鄭玄曰齊人正義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集解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

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

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

民強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集解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

乎負子之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

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解馬融曰人知禮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集解何晏
曰復猶覆

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集解何晏
曰恭不合

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集解孔安國
曰因親也言

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集解駟
案毛傳

曰畢嚼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正義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申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

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

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集解駟案五男也

已而果

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

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集解包氏曰十六斗曰庾請

益曰與之庾集解馬融曰六升曰釜

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

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

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

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

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匪
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

君娶之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
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集解鰣案鰣一作鯉
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集解鄭玄
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集解駟案魯一作
曾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家語云子皙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衛人孟子

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

索隱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寮

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宣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

申張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

集解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字子歛

集解駟案哆赤者反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集解鄭玄曰秦人

商澤

集解駟案家語曰字子李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

集解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正義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

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鄆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秦冉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

集解鄭玄曰魯人

奚容歲字子晳

正義

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

集解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正義魯人

鄒單字子家

集解駟案鄒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

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鈞

罕父黑字子索

集解駟案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魯人

顏之僕字叔

集解鄭玄
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集解鄭玄
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集解鄭玄
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
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集解鄭玄
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集解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集解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集解駟案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一作冗仁曾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魯人

廉絜字庸

集解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述侍於夫子

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字稱

狄黑字晳

索隱家語
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歛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

邾巽邾音圭

所見各異

孔忠

集解駟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家語
載亦同此

公西戠字子上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卿惜哉不霸空臣

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

史記卷六十七 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閼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

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
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
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
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
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
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
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鶻夷子皮得成其難使
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

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鶴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

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棟提三尺軀轂百乘○軀韓詩外傳作轉

司馬耕○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熒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子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忼或作桃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謹案卷六十五第四頁後二行計相去無十五歲
也刊本五訛三據史本文改

第八頁後八行肅王臧也刊本臧訛贊據世家年

表改

卷六十六第七頁後三行今豫州吳房縣刊本脫
房字據唐地志增

第九頁後五行子胥專愎彊諫刊本彊訛疆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狀音烏穴反刊本穴訛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白亭在豫州襄信縣南刊本脫
信縣二字據唐地志及楚世家正義增

卷六十七第十四頁後六行南武城縣魯武城邑
刊本城邑訛邑城今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孔子言繪事後素刊本脫子字
據論語何晏注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刊本

隰訛堰據唐地志改

第十五頁後八行頂上平地十許頃刊本頂訛頃
據水經注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謂之延津刊本謂訛為據水經
注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兗州永郡城據隋書地理志永
郡當作永昌郡

第十八頁前五行字誤為宓刊本宓訛寧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刊本

任訛在據說苑政理篇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未足以為仁刊本足訛知據論

語注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家語云無此人云字疑衍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史記卷六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十六百四十六

史部

史記卷六十八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 正義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

正義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

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

索隱

公叔氏痤名也為中庶子

索隱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座音在戈反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

記文王庶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

王親往問病

索隱即魏侯之子名營後徙大梁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如不

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

索隱戰國策云衛庶子也

公

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

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

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
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
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
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
不悖哉索隱疾重而悖亂
也正義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彑反去聲平聲並通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

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
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
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
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
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
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

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正義比必寐反

說君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而君曰久遠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

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

索隱音稅君

大說之耳

索隱音悅

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

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商君書作必見訾

書非作負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

索隱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教五到反

愚者闇於成

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名龍也索隱孝公之臣甘姓子帶之後甘昭公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隐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
不使之行斯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亦信然矣

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

湯武不循古而王

索隱商君書作脩古

夏殷不易禮而亡

索隱指殷紂夏桀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也

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

索隱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或為

連也

或為十保或為五保

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

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
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敵首同賞索隱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匿姦者與降敵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

同罰索隱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率

案音律受上爵為私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

為收孥索隱末利謂工商也益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

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宗室非有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

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索隱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

也秩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

次班

索隱謂各隨其家爵秩之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亦不使僭侈踰等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索隱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

於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

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

令索隱趨音七踰反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

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上鞅為大

良造索隱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

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
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集解鄭玄曰音勇今之斛權衡丈也索隱音統量器名也

六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

子致胙正義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

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

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

索隱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

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阨阻也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

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

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

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

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

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
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
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
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紀年曰梁惠王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
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
也正義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 梁惠王曰寡人
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
五邑號為商君集解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於商二
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
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
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

國按十五邑商君相秦十年

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

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

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宗室貴

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

臯索隱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

索隱說音

悅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隱音予

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

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

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

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以殷紂比商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

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

正義百里奚南陽宛

人屬楚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

國之君

索隱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

一救荆國之禍

索隱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

八年會晉救楚朝發教封內而已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周此云救荆未詳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闈請見

集解韋昭
韋曰欵叩也

五羖大夫之

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

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

正義音體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集解鄭玄曰
謂送杵聲

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

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

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

索隱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

命謂秦君之命也言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索隱上謂商人畏鞅甚於秦君

謂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

索隱左建謂之教令以左道建立

威權也外易謂在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

易君命也

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

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

集解駟案所及反戰者廣曰一

集解徐

作秦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闡亦作鉞同所及
反鄒誕音吐謗反秦音達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
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顧野王云鋌也方言云矛吳
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鋌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

格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

索隱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

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

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公孫灌園於鄙勸秦王顯
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

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

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

索隱走音奏走向也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集解徐廣曰京兆

鄭縣也

索隱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

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集解}或作彭^{徐廣曰}或作彭^{索隱}池

池者時澗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

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

或作彭音亡忍反正義或作彭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

君東走至^{集解}或作彭^{徐廣曰}或作彭^{索隱}池^{音亡}忍乃擒殺之^{集解}或作彭^{徐廣曰}或作彭^{索隱}池^{音亡}忍

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

深刻薄謂棄仁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義不恤誠也

其質矣

索隱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

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

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

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

政治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治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

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集解駟案新序論曰秦孝公保靖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

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

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
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
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
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
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
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
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
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
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
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
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
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鍼之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
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

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籍音胙字合作胙誤為籍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商君列傳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三千六百四十七

史部

史記卷六十九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

秦最少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
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戰國策云蘇秦雒陽乘軒里人
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
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集解徐廣曰頽川陽
城有鬼谷蓋是其人
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
家索隱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頽川陽城並有鬼谷墟
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臺注鬼谷出游數歲大困
子書云蘓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而歸索隱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
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
口舌固不亦宜乎蘓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閑室不出出

其書徧觀之

索隱音遍觀謂
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索

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

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

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箇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

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

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戰國策

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

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

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

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求說周顯王

顯王左右素習知蘊秦皆少之

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

世以為秦智說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

王曰秦四塞之國

正義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

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也

被山帶渭東有闕河

正義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

蜀東至荆揚入海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

至勝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

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北有代馬

索隱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此

天府也

索隱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

以秦士民之

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
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
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
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說音
稅燕文侯

史失

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索隱朝鮮音
仙二水名

北有林胡樓煩

索隱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
正義林胡國名朔嵐已北

西有雲中九原

索隱地理志雲中九原郡
正義二郡並

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
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
九原郡城

在榆林縣西界南有滹沱易水

集解駟案周禮曰正北曰并州
其川滹沱鄭玄曰滹沱出鹵城

索隱滹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易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河合也

匹粟支數年

索隱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

南有碣石雁門之饒

索隱

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北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雁門山在代燕西門

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

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

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

趙

正義貝冀深趙四州七時屬趙即燕西界

南近齊

正義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

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於是資輶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

趙肅侯

索隱世本云肅侯名言

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

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正義奉符用反

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蘊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

異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也
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宜陽即韓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

不通

正義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
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

西鄙則曰陰晉

秦

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

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

正義軼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

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軼道從劫韓包周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

則趙氏自操兵

正義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危故須起兵自守索

隱操兵戰國策作銷鑠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

集解駟案卷丘權反索隱

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

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

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

集解徐廣曰常

山有蒲吾縣索隱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

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

於都城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下矣

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粟支數年西有常山

正義在鎮州

南有河漳

正義河字一作

清即漳河也在

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東有清河

正義清河北有燕

鹿谷山東至鄆入清漳

國

正義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燕

固弱國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

集解駟案音附

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

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

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
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
也正義破人謂破前敵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索隱
破於人為被前敵破臣人正義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也豈可
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衡音橫皆欲割諸侯之地
謂為秦人

以予秦

索隱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北為縱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

索隱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後有長姣美人

索隱姣音絞說

文云姣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美也

秦權恐憚諸侯

集解駟案憚音呼曷反索隱恐音起拱反憚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憚音

憲義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集解徐廣曰洹

水出汲郡通質剗白馬而盟

索隱質如字又音蹠以要言通其交質之情也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

索隱謂擁

兵於陼關之外

趙涉河漳

索隱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正義謂道蒲津之東攻之

則楚絕其後

索隱謂出

兵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

正義在洛汜水縣魏塞其道索隱謂其道

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

趙涉河博闕

集解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

平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渤海

正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索隱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

華齊涉清河

正義齊從貝州過河而西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

索隱謂六國之

軍共為合從相親獨

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

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

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

集解駟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宗
隱按一鑑一金也鄭玄曰一鑑二十四分之一

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以約諸
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

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

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

索隱魏地也劉氏
云在龍門河之西

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蘓秦恐秦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

索隱世本韓宣王昭侯之

子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

索隱二邑本屬東周後為
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

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集解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

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

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

東有宛穰洧水

集解駟案宛於袁反洧於鬼反索隱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

南方正義在新鄭東南流入潁

南有陘山集解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在新鄭西南

三十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

從韓出谿子

集解駟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許慎注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

柘弩及少府時力距來者

集解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

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

之弩其名並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
具淮南子

暇止

索隱超足謂超騰用勢益起足蹠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

舉足踏弩兩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鎬弇心韓卒之効
撻機然後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鎬弇心韓卒之効

戟皆出於冥山

集解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

北索隱郭象云冥山在

集解徐廣曰汝南吳房有

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崇谿亭正義故城在豫州

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

集解駟案淮南子

論云有崇谿之効是墨陽曰墨陽之莫邪也

合譙集解徐廣

曰榮陽有

駟案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鄧師宛馮

集解徐廣曰榮陽有

馮池索隱鄧國有工鑄効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効故號宛馮

龍淵太阿集解駟案吳越春秋

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鵠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皆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陽城出鐵索

隱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鍪鐵幕鄒誕云莫一作猶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脰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索隱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韁也唆芮集解駟案唆音伐索隱唆與跋同謂

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無不畢具以韓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畿。關西謂之盾。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鄭玄注禮云。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効。猶呈見也。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索隱戰國策云寧為雞戶不為牛從延篤注云

戶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

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

索隱太息謂久蓄氣而大

呼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

奉社稷以從

索隱主君指蘓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蘓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

又說魏襄王

索隱世本惠王子名嗣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集解徐廣

曰在陳汝南許

集解徐廣曰

在潁川於懶切索隱音

汝陽

於建反戰國策作鄖地理志

川有許鄖二縣又有鄖陵縣

鄖不同必有

昆陽召陵

一誤鄖音焉正義

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

舞陽新都新郪

集解駟案地理志

潁川有昆陽舞陽縣

汝南有新郪縣

南陽有新都縣索隱地

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棲

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

宋新都屬

正義淮陽

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

東有淮潁

正義淮陽

字正義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

潁川二郡

煮棗

集解徐廣曰

在宛朐

正義謂

句無胥

索隱按其地闕

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

正義謂

河南地

卷行酸棗

集解徐廣曰

榮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

密衍地名索隱徐廣曰榮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

說正義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

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

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轔轔殷殷

正義轉
麾宏反

殷音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
隱

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正義衡音
橫怵音卹

卒有秦患正義

忽反音息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

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

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索隱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冠帶祠春秋

索隱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
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王

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

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在蘓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

野正義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

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集解駟案漢書刑法志曰魏士武卒衣三

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龐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脰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龐音盈謂賚糗糧中音

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
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蒼

頭二十萬

索隱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

奮擊二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

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索隱謂割地獻秦以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

已之誠實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

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呈見也此効猶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即貝州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

進如鋒矢

索隱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

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

戰

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

正義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

渤海

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

臨淄之中

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

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正義筑似琴而大頭圓五絃擊之不鼓

聞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集解駟案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

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

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臨淄之塗車

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

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

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

過衛陽晉之道

集解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陽晉魏邑也劉氏云

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

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

索隱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里車不能方軌

正義言不得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兩車並行

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

集解駟案呼葛反索隱通恫恐懼之
心也喝本亦作渴並呼合反高誘曰虛渴

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正

進兵虛作恐喝之詞以脅韓魏也

喝罵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義

謗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

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

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

索隱威王名商宣王之子

曰楚天下之彊

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集解徐廣曰今之武陵地正義今朗州楚

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巫郡

集解徐廣曰巫郡者南郡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

巫郡

集解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之西界正義巫郡夔州巫郡

山縣

東有夏州海陽

集解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駢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

夏州所在車胤撰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

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

也索隱裴駰據左傳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

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

閼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大江中州也

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南有洞庭蒼

梧

索隱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北有陘塞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

鄖陽

集解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於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鄖陽今之順陽

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
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
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
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幽邑
變為栒邑圓陰變為圜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
當是順陽蓋踈正義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順陽故城在鄭州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
穰縣西四十里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
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
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
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郢

郢動矣

集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

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

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

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
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
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
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
無所終薄

集解 騞案
白洛反

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

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蘊秦為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

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

索隱疑作擬讀

周顯王聞之恐

懼除道使人郊勞

集解駟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秦之昆

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蘓秦笑謂其嫂曰

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索隱謂面

掩地而進若蛇行也

蒲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集解譙周曰蘓

服即匍匐並音蒲仆

秦字季子索隱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

蘓秦喟然嘆

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

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項

索隱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

澤最為膏腴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故曰負郭

宗族朋友初蘓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蘓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蘓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解

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蘓秦蘓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蘓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

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

謂蘓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蘓秦大慚曰請為王取之蘓秦見齊

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索隱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

齊王

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蘓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

不食烏喙者

集解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音卓又許穀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廣雅云

蘓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

為烏頭五歲為天雄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

也斃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

音弊

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

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慄然變色

索隱音自首

反又七曰然則奈何蘓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小反

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蘓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蘓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蘓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
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
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
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蘓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
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
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

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
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
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蘓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
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

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
僵而棄酒索隱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董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

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
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蘓秦私
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蘓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
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
為於是蘓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

卿

集解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

王卒

集解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

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燕

秦爭寵者而使人刺鮑秦不死殊而走

集解駟案風俗通義稱漢令蠻

夷戎狄有罪當殊死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

死殊而走者鮑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鮑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於市曰鮑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鮑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

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蘓生報仇也

集解徐廣曰
生一作先

蘓秦既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蘓秦之弟曰

代代弟蘓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蘓秦死代乃求見燕王

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

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

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

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

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

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

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

集解徐廣曰齊覆三軍而

燕失二將索隱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

五千乘之大宋

正義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報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

周慎王之時在齊滅宋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

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

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正義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

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集解徐廣曰濟界北流入口亦齊西北界

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正義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

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足以為塞誠有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

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

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

濟州以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謂滄博等所以備西也

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

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

正義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音致

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

於齊而蘓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蘓秦欲因
蘓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

正義質栗寘反

燕相子之

與蘓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蘓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

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

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

王噲子之

集解徐廣曰是周報王之元年時也

燕立昭王而蘓代蘓厲遂

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蘓代過魏魏為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

正義涇陽君秦王弟名涇

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蘓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蘓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為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蘓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蘓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蘓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蘓代代之宋宋善

待之齊伐宋宋急蘓代乃遺燕昭王書曰

正義此書為宋說燕令莫

助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燕前有名卑而權一子質於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正義我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

齊讎彊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

索隱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

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
集解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齊君好紫故齊俗
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
名而國中以困敵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
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
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者而賈十倍索隱謂紫色
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
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敵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
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挑田
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鳥反執持

次必長賓之

索隱長如字賓音賓正義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賓棄關西

秦挾賓以

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

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

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

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集解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

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

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

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
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
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
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
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
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

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
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
嘗有德蘓氏子之之亂而蘓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
蘓氏莫可乃召蘓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蘓代約燕王曰楚得枳
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
三十三年秦拔楚郢西齊得宋而國亡集解徐廣正義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
四十年五國共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
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

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

暴正告天下

索隱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

於汶

集解駟案眉負反索隱即江所出之岷山

乘夏水而下江

索隱夏潦之水謂夏潦音暇

盛漲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

與漢水相近

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

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宛縣之智者不東而下隨邑

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索隱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隼若今之鶻也

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

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少曲

索隱地名近宜陽也正義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

一日而斷太行

正義

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

正義宜陽平陽皆韓大都

也隔二日而莫不盡繇

索隱音搖動也

我離兩周而觸鄭正

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

新鄭州韓國都拔矣

五日而國舉

索隱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

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正義卷軓免反劉伯莊云
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

我下軻道南陽封冀

集解徐廣曰霸陵有軻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女戟地名在

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軓免反非也又音丘

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

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陽

是魏之境軻是河內軻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

有軻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

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包兩周

集解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臯也正義兩周王城及鞶

乘夏水浮輕舟

彊弩在前鎛戈在後

集解徐廣曰鎛由冉反正義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

決榮

口魏無大梁

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

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故黃城在曹

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
在曹州冤朐縣西南三十五里

決宿胥之口

集解徐廣曰紀

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紀魏無虛頓丘
集解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

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

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爲寡人射其面寡人

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秦令齊滅宋
仍以破宋為齊之

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

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

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

索隱重猶附也尊則
也正義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

以南陽委於楚曰

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郿阨

集解徐廣曰郿江
夏郿縣均一作灼

鄖音盲索隱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鄖縣名在江夏正義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鄖縣申州有平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清關蓋古鄖縣之阨塞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鄖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集解

徐廣曰河南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屏首屬行而攻趙

索隱講和也解也秦與魏

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屏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索隱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

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索隱羸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鄖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

集解駟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岸門之戰

集解駟案韓宣惠王十九年秦

大敗我封陵之戰

集解駟案魏哀王六年秦敗我封陵

高商之戰

集解駟案

此戰事趙莊之戰

集解駟案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秦之

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

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

大者游說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蘓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蘓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蘓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蘓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譙畧亦同其說蓋按蘓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為蘓氏兄弟五人更有蘓辟蘓鵠典

蘓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蘓秦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蘓秦夫蘓秦起間間連
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
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
厲繼榮

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蘓秦列傳前有樓闕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為主賓之賓既以為賓未聞伐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脰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脰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

驕矜而不敢進○驕矜國策作高躍

蘓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十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

年二說懸殊

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

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遙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於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為解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謹案卷六十八第二頁前七行監音甲ㄉ反刊本
脫反字今增

第三頁前二行說君以五帝三王之事刊本君訛
者據史本文改

第八頁前五行子觀我治秦也刊本治訛視據王
鑒本改

卷六十九後一後蘇秦雒陽乘軒里人刊本乘軒
里作軒里之據趙國策改

第三頁前七行八行九原郡城在榆林縣西界
本脫城字今增

第三頁後一行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刊本合記
谷據漢書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二行易水出易州易縣刊本縣上脫易
字據唐書地理志增

第四頁後三行貝冀深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刊本
深訛燕考地理改

第四頁後八行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以戰國策
考之當作奉陽君妬而君不任事

第五頁後八行韓大都也列本都訛郡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趙邯鄲危故須起兵自守列本危
字訛在須字之下今改

第六頁前六行卷丘權反列本丘訛兵今改

第八頁後八行趙涉河博闕據國策及張儀傳闕
字當作闕

第十二頁後三行潁川有昆陽舞陽縣刊本舞下
脫陽字據地理志增

第十三頁後三行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刊本
訛作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據春秋申君傳正
義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築疑
作制

第十六頁前五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三十七里刊本脫城字今增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秦拔楚鄢西陵刊本脫西陵
二字據正義增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刊本
四訛三據年表改

考證第一頁後八行秦兵不出十五年刊本十訛
于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